

地球公司

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生的变化正在改变全球经济。我们生活在地球公司里,与其共存:国家政策、地区战略和早就得到公认的经济理论现在已经不符合我们最新的超链接、紧密融合、高度互动和因技术而变革的新经济现实。

世界上许多最成功的大企业目前在“虚拟全球工厂”里制造产品,凭借错综复杂的供应链网络与几十个国家成百个其他企业相连。越来越多的货物市场以及越来越多不需要面对面交流的服务项目,都具有全球化性质。越来越多的工薪族不但必须同其他国家的工薪族竞争,还必须同与其他机器和计算机网络彼此相连的智能化机器竞争。

工作的数字化以及曾经称为自动化的机制的戏剧性和相对突然性转移同时带动了两种巨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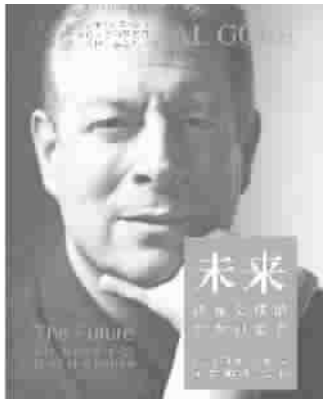
一、工作从工业化经济体外包给人口众多、工资较低的新兴发展中经济体;

二、机器化处理、计算机程序、各种大小和形状的机器人,以及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但每年都在不断改善效能、作用和能力的人工智能等代劳人类的工作。

我们最好将全球经济转型理解作为一种涌现的现象,即整体不仅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而且与各部分的总和在许多方面大相径庭。它代表了一种新事物,不仅仅是曾经相互作用同类国家和地区经济体的更为彼此互联的集合,而是全新的整体,有着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完全不同的内在动态、模式、动力和原始力量。

正如在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北美十三个美洲殖民地作为一个整体涌现,正如意大利古代城墙包围的城邦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终于成为统一的国家,全世界现在也作为整个单一的经济体涌现出来,迅

生活在地球公司里(上)



速走向完全一体化。

在政治和政府政策领域,民族国家依然是主角。在心理上和情感上,以及我们构建自己身份的方式上,我们大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照旧,似乎我们仍然生活在从小就了解的世界里。然而事实上,就生活的经济现实而言,昨日的世界正从视线中消失。

这个全球变化的强大驱动力——有时统治但不恰当地称为“全球化”——不但标志着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而且标志着出现了一种我们人类必须面对的全新现实。

业务外包和机器代劳通常被认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不同的经济学家、技术人员和政策专家参与研究和讨论,但实际上却深深交织在一起,代表同一种元现象的两个方面。

朝向机器代劳以及由信息技术支持的业务外包的结构性转变戏剧性地改变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之比,削弱了工业国家劳动者要求更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的最新畅销书《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分六章介绍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六个驱动力——地球公司、全球意识、权力均衡、过度发展、再塑生与死、边缘——是如何彼此交汇和互相影响,并指出人类如何能够尽量做好准备迎接这些变化,重新掌握自身命运和塑造未来。评论家认为,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内容涵盖政治政策、经济、科技和最尖锐的伦理难题,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人类处境这一问题,告诫我们肩上担有怎样的责任。本版摘录内容选自该书第一章。

高工资的能力。

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通过争取劳动权利的政治斗争来决定劳动收入和将工人组织在一起的企业内资本的相对分配,但是在决定工作的未来以及人们因此而获得什么样的报酬等方面,技术驱动的变化现在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如今雇主有现成的选择:(一)干脆关闭工厂或企业,将它搬迁至工资低的国家,或者(二)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取代劳动者,因此,过去在零和语境中出现的争论似乎就不再合适或具有说服力。

从被抢了饭碗的美国或欧洲工厂工人的角度来看,自动化和业务外包的影响本质上是一样的。从工厂主的角度来看,业务境外转移以及机器代劳的结果是生产力明显提高,无论新技术是部署在现有的设施中还是用在别的国家。

决策者常常将这种结果算作成功,因为生产力提高被看做是进步追求的目标,但是之于因生产力提高而受到称赞的公司名义上所在的国家,这种进步对其就业的全部影响却常常遭到忽视,即使这种趋势已经致使未来经济中劳动的基本作用都受到了质疑。

快速增加的全球经济相互关联同时驱动了业务外包和机器代劳,其表现之一是,机器代劳在新兴的

发展中经济体内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开始淘汰越来越多最近才从发达工业经济体外包过来的工作。

一方面是将金钱投资在境外工厂,复制曾经位于西方的同样的工作,另一方面是提供经济学家所谓的“技术资本”——这种投资不仅提高商业和工业生产力,而且在最初失去工厂的国家以及工厂迁移所至的国家内,逐渐淘汰大量工作——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低工资国家的工人最初因新的就业机会而受益,直到他们帮助改善的生活水准导致他们自己也要求更高的工资。然后,当工厂主能够用他们通过从西方外包工作而获得的最净利润来购买越来越完善——也越来越廉价——的机器人和自动化流程时,工人自己也变得容易被取代。

在日益趋向一体化的地球公司与相互关联的智能化机器之间出现了积极的反馈循环,换句话说,这两种趋势——由贸易和投资驱动的日益增加的机器代劳和全球经济之间的相互关联正在巩固彼此。

机器代劳对就业的影响有时被误解为这样一种进程:当技术突破突然导致人被相互关联的智能机器取代时,就会完全淘汰所有类别的就业机会,但其实更普遍的情况是,网络化智能机器取代了很大一部分

工作,同时大量提高其余相对少部分雇员的生产力,让他们利用与他们并存、已成为生产流程一部分的机器的功效。

剩余的工作有时会要求更高的工资,以回报需要用来对付新技术的新技巧,而这种模式会进一步使我们更倾向于误解快速增加的机器代劳的总体影响,将其看做以更好的新工作淘汰旧工作这样一种我们早已熟悉的一部分模式。

但是今天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正在开始攀登此技术山坡的陡峭部分,这个在许多企业和行业同时出现的同一进程的总体影响导致就业机会大量减少,而且,许多雇员缺乏完成新工作所需的技巧(例如,许多机器人操作所需的十进制运算)。

已经出现了新的公司,将工人与能够通过互联网高效廉价地外包的工作在线连接在一起。机器代劳也开始对新闻界产生影响。“叙述科学”是由西北大学智能信息实验室两位主任创建的一家机器人记者公司,目前正在通过计算机算法来分析体育赛事、财务报告和政府研究的统计数据,为报纸杂志提供文章。公司创建人之一克里斯蒂安·哈蒙德也是麦迪尔新闻学院教授,他告诉我说业务正在不断扩大至新闻界许多新的领域。公司首席执行官斯图亚特·弗兰克尔说,公司的几位真人作者已经成为“元新闻记者”,负责设计模板、框架以及将算法嵌入数据的角度。他说,这样他们就能“在别人只能一篇篇撰写报道时,同时撰写出上百万篇报道”。

引入越来越多机器智能和将工作转移至低工资国家,这样日积月累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也正在产生更大的收入和净价值不平等,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新兴经济体中也如此。失去工作的人收入减少,而从技术资本中获得越来越多相对价值的人则收入增多。

与邬达克同时代

王唯铭



17.沿街:华商纱布交易所中的高耸大厅

雨开始下了起来,不松不紧,淅淅沥沥,似有似无。天色似乎更加阴沉了起来,让当年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这一带的景物泛出了冷冷微光。车子在马路上飞驰而过,还有头上那个笨重的高架,也有无数车子正一路驰去,有声响传来,是轮胎压着雨水与地面发出的摩擦之声。这就是1923年的秋季吗?或,这就是1923年秋季时的爱多亚路吗?

如是,但马路右边怎会出现这一幢崭新的阿达迪可建筑?马路左侧又怎会占据着这么一大片青色树木?而我站立的面前,又怎会横贯着这么一个巨大、笨拙的高架道?那高架道强悍、霸道地挨近了我身后的这幢建筑,仿佛生生地要将建筑压扁了似的。

转过身子,端详这幢建筑,1923年扑面而来。但见,大门两旁有爱奥尼柱子两根,相当的古意;柱子两边有精美的装饰,有幽然的古情;目光上移,有多层灰色、凝重的墙体,长长檐口上有巨大山花,亦是十分的古雅;西部转角处,又有穹顶塔楼,走的是先施大楼、永安大楼那一路,十分的巴洛克,彰显着19世纪欧洲的那些伟大岁月,也彰显着被叫作“殖民主义者”的男女们来到上海后的美学。

高架几乎贴着大楼而造,让我们很难拍摄大楼的全貌趣味。毫无疑问,这里正是占地面积2601平方米、建筑面积12320平方米的那幢建筑,它坐北朝南,钢框结构,建筑学家将其称之为新古典主义风格,而在遥远的1923年,当它经通和洋行之手落成时,是被用作华商纱布交易所,那遥远的1923年啊!

此刻,我沿水磨石的台阶向高高的二楼走去。台阶时有损坏,黯黯的表面让我感觉到散发出来的历史气息。二楼,推门而入,门厅里的古意分明萦绕并盎然了起来。先见大片青色、带小花图案的水磨石地坪,是经典的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风尚。水磨石地坪的一个局部区域,可以瞥见有熊猫造型。看着我不解的眼神,上海自然博物馆赵鸿先生便解释道:“就这

个是后来做的,时间大概在50年代。那时,这里刚刚成为上海自然博物馆。”

除此之外,门厅里的所有都源自1923年。那时,上海开埠已有80年,租界的越界筑路已将这座城市无限地拓展了边界,哈同们早已在“冒险家的乐园”中站稳了脚跟,而后来的埃利克·马勒们也正野心勃勃地梦想着开创他们生命的新天地。136家华商交易所的风生水起旋即烟消云散,堪称20世纪20年代的重大事件。

说到交易所,在洋务运动中初试莺声的轮船招商局,其所发行的股票筹集资金,堪称中国近代史最早的股票雏形,时间为1872年。1921年,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成立,是中国近代证券发展史上的一大事件。而在该年年底,上海掀起了一场设立交易所的狂潮,仅在上海外国领事馆注册领照的交易所数量就高达80余家,而在全国,成立的交易所则达到了136家。交易的品种林林总总、无奇不有,从公债股票到杂粮油饼,更有棉纱、煤油、火柴、麻袋,以至到最后绝大部分交易所炒作和投机的主要对象竟然是自身股票,此等疯狂着实让人瞠目结舌。

投机者必定死于投机,如同贪婪者必定灭于贪婪。到了1921年的年终,上海金融市场银根紧张,最后剩下的只有6家,6家中的一家便是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华商纱布交易所最初租于爱多亚路9号,做交易空间。终究这个空间过于狭小,不久便将整个交易所搬进通和洋行设计的这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1937年,因了中日之战的正式打响,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宣布停牌歇业。我想,没有人可能看到后来的历史,就如同没有人可能预知自己的前生。在1923年的这个宏伟的大厅内,脚步匆匆,渴望着抓住命运每一个瞬息即逝机会的交易员们,他们中没有人会知道自己的职业将在1937年便宣告终结,同理,他们中也没有人会知道上海自然博物馆将在1958年迁入其间。

1923年,那是上海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代让后来者罗兹·墨菲发出了关于“上海是近代中国一把钥匙”的那声绵长的感慨,也是在这个年份,在爱多亚路260号的地基上,通和洋行设计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伫立而起,自它生成那天起,它其实便获得了永生。

2.还记得我答应你的事儿吗

金海湾人民医院的长廊人来人往。当凌子出现在重症加护病房区时,门口已聚集不少同行。她向大家“嗨!”了一声。日报的张记拦住凌子:“凌子,还是等会儿吧,我们刚被赶出来。”

凌子耸耸肩:“让我姑且一试吧。”说完,她推开病房的大门。

“哎,我不是说不许——哟,凌子姐呀!我以为又是那帮记者呢。”梅总助理朵儿马上微微一笑。

“朵儿,先跟你声明啊,我完全出于友情来看望梅总的,你可不能连我也往外赶哦!”“我还不知你跟梅总的交情吗?”“梅总伤在哪个部位?”“肾。”凌子的心骤然抽紧:“严重吗?”宁朵凝重地点点头。

“她家人都知道了吗?”“她爸妈知道。孩子在北京参加电视剧《好女儿》选秀,根据梅总的意见,没告诉她。”“选秀?她有那么大女儿了吗?她爱人呢?”“你不知道?”“咋?”“梅总……早离了,还离了……两次。”“啊?!”凌子张开的嘴巴,久久没有合上。

游走在医院草坪上,凌子的思绪就像落叶一样沙沙飞逝。当今是个爱情速食的时代,离婚实在不算啥稀罕事。自己不也刚把红本换成绿本吗?然而,是啥原因能让如此优秀的她竟换了两次绿本?在她身上隐藏着一个怎样的故事?

病房里,只剩下凌子和洁雅。凌子轻柔地问:“给您削个梨,好吗?”“别忙了,请坐吧,我有话要对你说。”看到洁雅满脸的认真和凝重,凌子的心扑通扑通直跳。

“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刚坐下的凌子嗖地一下跳起来,欲开口却被她用手势制止。“不用紧张,也不用吃惊,更不用奇怪,我对肾的病理不是一般的了解。对我目前医术发展的状况了解得也非常透彻。你放心,我今天能跟你敞开来谈,说明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

无需多言了,凌子知道自己面对的虽是一个濒临危险的洁雅,也是一个理性的洁雅,一个坚强的洁雅。

“还记得我答应你的事儿吗?”“是……”

“我答应要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你听啊。”

这可是梦寐以求的呀!但她今天比以往更疲惫,所以凌子摇摇头:“这事儿啊,改天吧,这会儿,你需要好好休息啦。”

“嗯。有些事儿,我必须得要处理了。因为我现在还比较清醒,再拖延的话……我怕会来不及啊!”“梅姐……别说了!”

“我向你提两个请求,希望您能答应。”凌子把胸脯一拍:“别说两个,就是二十个二百个,只要我能做到就一定答应!”

“第一,我向你所说的一切,请你无论如何不要以任何形式进行真实公开的报道。第二,必须以小说形式把它写出来。我相信,即使不能畅销,起码能取得社会效应。因为我的故事本身充满了传奇色彩和时代气息,可以说是一部厚重的现实主义小说。这两点你能答应吗?”

“第一点,一点问题没有,我保证做到。第二点,虽有难度但我会尽最大努力。”

洁雅仰头呼出一口长气。

“好!我总算没看错人。说实话,我是个文学迷,多年前,在金海湾的小文圈也曾有点小名气呢。我利用业余时间,把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做了整理和归纳,储存在笔记本里。它既没提炼也没构思,因此有不少叙述,语言也较直白。如果一定要给它冠以称谓的话,应叫‘真实再现’,所以你不要以文学作品的高度来要求它!换句话说,这仅是一些素材。本来我也计划把它写成小说。呵呵,往大了吹,将来拍成电视剧也不一定。现在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

凌子凝视她,这是惊讶的凝视,敬意的凝视,一诺千金的凝视,心照不宣的凝视。

“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了。今天你不用陪我了,回去看资料吧。这个笔记本就送给你了,也算……留个纪念吧……”

书房的百叶窗外是茫茫夜色。

凌子静静地坐在洁雅的笔记本电脑前。

食指往鼠标左键轻轻一点,《我的故事》在整个屏幕铺开,随着文字的流淌,凌子渐渐走进了洁雅的故事,走进了洁雅的心灵世界。

养女

刘洁

